

六家文選

WA 35

20

25

館書圖京東

貴重圖書

漢書門

文章類

別紙

五

架

三

號

冊

29

三

〇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鷦雀

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言鴻鳥能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此三人皆有大材

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鷦雀小鳥喻俗人也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

向曰公孫洪牧豕海上徵賢此對策擢第拜博士遷丞相卜式牧羊以家財助邊上拜中郎遷御史大夫

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致千餘頭上

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

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

而歎息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及如前人不能及也蒲輪徵隱之車枚生枚

乘也主父偃上書闕下引見歎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以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

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群士慕響

異人竝出卜式拔於芻牧弘擢於賈豎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侍中善曰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

奴僕日磧出於降虜

翰曰衛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灌衛媼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起於奴僕

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日磧本匈奴休屠王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上拜為馬監虜獲也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

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磧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衛昆邪王殺之將其

衆降日磧以父不降沒入官輸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

已銑曰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般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為相甯戚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朋已辭也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

而疾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

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其孝謹也此二子皆以孝謹官至二千石質

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奮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

宜則汲黯卜式濟曰質正也宜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善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

遂城固至他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銑曰二人共定諸律令

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善曰漢書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

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皋字少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濟曰應對謂抗荅君上善曰漢書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良曰漢令此二人脩太初歷

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大史更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濟曰李延年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運籌則心計也

蘇武銑曰張騫使西域蘇武使匈奴並著誠節也將帥則衛青

霍去病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受遺則霍光

金日磾濟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鉤弋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日磾曰臣不如光遂立受遺

詔輔少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日磾曰臣不如光遂立受遺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

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

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大也繼脩大業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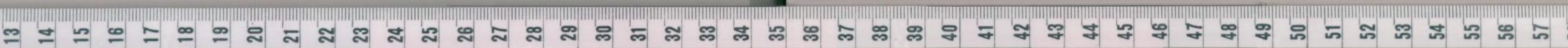
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

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銑曰蕭望之脩齊書梁丘賀善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成

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曰

漢書曰蕭望之脩齊詩事同縣后舍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脩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



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濟曰張安世為車騎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

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中並有名稱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

年張敞之屬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王成為膠東相龔遂為渤海太守張敞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善曰漢書

壽為東郡太守尹翁歸為東海相趙廣漢為京兆尹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張敞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善曰漢書

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

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子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

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

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令昇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令升新蔡人若論革魏命之事革政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

人又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

魏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之善曰尚書曰休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

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

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故

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

良曰拓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

之君與執淳素之大法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相

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

子曰執大鴻黃山及以壹善本作民也

象天下往鴻黃山及以壹善本作民也

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

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

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

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殘殺以順大名

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

以為禪代耶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

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

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

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之義大矣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

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

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

定湯功也

其事命有則字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

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

禪位於晉也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

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於晉嗣

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微

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

于令昇

晉紀摠論一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摠論矣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

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

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

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

遂服

輿軫驅馳三世

論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

掾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性深阻有如城府

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

拔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

任數

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

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

向曰懷來畢盡也

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

爾乃

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

其事

濟曰鄧艾為典農宣王見而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隙卑細貌州泰先任荆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母使泰詣宣王由此

為宣王所知歷充豫二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

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

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

由此為宣王所知

故能西擒

善本不

孟達東舉公孫淵

歷充豫州刺史

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公孫淵為遼東太守並據兵反俱是宣王討

而平之擒執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

屠其城斬達

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內逆於遼陽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夷曹爽外襲王陵

翰曰夷滅也曹爽與宣王俱受遺詔輔政爽恣橫日甚宣王奏廢之後有反狀夷三

族太尉王陵謀立楚王彪宣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面縛而降善

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恣橫日甚高祖乃奏事

永寧宮廢爽兄弟以候策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

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

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

神略獨斷征伐四

克

銑曰神略言智如神也

法言云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四克謂

武桓桓征

伐四克也

維御群后大權在已

向曰維持御使也群后眾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

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

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濟曰諸葛亮蜀相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

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世宗景帝也宣王薨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也世宗薨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善曰千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太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善本序世。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此二君俱為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善曰千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美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潛兆見也。淮南再擾而許洛不震咸異圖用融前。

烈濟曰淮南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

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鐘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

庸蜀地名。善曰千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鐘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

三關電掃劉禪入臣。江關白水關也電掃言疾也劉禪蜀主也入曰謂降也。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白水關此為三關千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轎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閭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天符。本。

作府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始當非字。日天時人事已可知矣。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銑曰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善曰千寶晉紀曰。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名器崇於周公權制。

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

伊尹也。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

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言重則

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子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

書曰：寬而栗，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詠思其新君也。

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也。

犯難人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

聿，猶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腹心不同。

公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近目也。異議，謂張華王納有而獨字。

羊祜之策以善。善本善上。為衆。良曰：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上納其策，以從衆。

人之所善。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

家之盛，疆臨吳之危，勢不踰時，刻可遷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

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群議而杖王杜之決。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

業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銑曰：三峽，山名，在陽都郡。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鞏，齊侯不

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時，江湖

湘字。來同。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與觀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

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

同。

平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勢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

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

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畝之中不収如鳥之棲宿耳舍宿

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

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

如善本如上善曰禮記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

之諺向曰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善曰莊子孔子曰

也知失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曰善本作之一時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

百代而有一時也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武

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

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未乾言時

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黜為庶人毋謂惠

帝丹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

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榮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

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觀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太傅孟

殺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使

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瑋付廷尉伏誅善曰于寶晉紀曰

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譜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

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言於后遣

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

之邵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

都王兄弟歲構邵如閼伯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隳戮辱

之禍日有

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鎮介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

赫師尹民具爾瞻

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易其號為太上皇時中書令

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於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左氏傳上僂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朝為伊周夕為桀跖

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

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

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負於

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

蟲之赴火

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

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

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

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如蟬之赴明火也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向曰混淆亂無眾也失才失賢才

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名實反錯天綱

善本作解紐濟曰為惡

名是名實反錯也綱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

門無結草之固

良曰迭更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言亂人

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欄閤人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

草以元杜回

善曰漢書十六兩

回躡而顛仆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

善曰李辰石冰二人

徽起兵為亂善曰千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派攻益州發武勇以西

應之石冰略楊州

善曰劉淵以離

揚州刺史蘇峻降

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

善曰千寶晉紀

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那縣自稱王又曰王

彌攻東莞東安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

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帝懷帝也

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善曰十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

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

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濟曰失權為樹立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也言晉亡在於此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

云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

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

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

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

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善曰十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

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

眾非吳蜀之敵也

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眾謂無部分也

三曰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善曰

脫耒為兵裂裳為

旗非戰國之器也

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裳為旗幟皆非戰器也善曰賈

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

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善曰本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群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辭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

猶不獲

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晏敬陵王樹其餘官僚僵尸塗路不可勝數善曰十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

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

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

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

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群生萬人

傾是其常勢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言愛惡利害相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于

善本作原未嘗暫靜也

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善

畜流水之陂尚書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

可以爭競擾

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

古先哲

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

大災而不尸其利

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

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

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

人以自養

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

是以

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鬱北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

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

善曰毛詩曰鸛鳴晨風鬱鬱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

乎天而享其渾應乎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順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濟曰設禮文以

以威小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

良曰喻曉也言敬示善惡

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

以固之故眾知向方

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

方道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

而哀其死。善曰鷦冠子所謂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善曰

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廉恥篤

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曾懷

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

乎。良曰干犯也紀綱紀也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響應而亂言人

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善曰漢書

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

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善曰文子曰

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

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

僻之王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善曰左氏傳韓厥曰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

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

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

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王乎

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

天下命字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

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植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

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

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

稷而得中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立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

言反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銑曰實是也粟急其性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成也言后稷教人

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邰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邰使無變改家室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立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

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

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託

于囊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邰不忍使與鬪乃弃邰之豳幽戎狄地各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善曰毛詩

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立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弃其餘而去陟則在嶮復

降在原以處其民濟曰陟外也嶮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外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善

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嶮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立曰由原而升嶮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以至于大王

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良

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杜杖也善曰莊子曰太王王季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善本作帥字

西水滸至于岐下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立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滸沮側也謂宣父避狄循滸沮之水而至岐下

周民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銑

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居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從者漸多

善曰新序曰太王王季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每勞來而安集之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

乃畝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日

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日宣

貌其德音翰曰王季大王之子也貌猶繼也言能繼大王德政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載錫之光善本有也字說曰克能類善也言能明善為君長

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昭明也聿遂懷

故其詩曰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

族外尊事耆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也

而其後妃善本作躬行四教翰曰四教一曰婦德二曰

尊敬師傅服是也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銑曰師傅女師

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善本有也字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

是以漢濱之女守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濟曰詩曰漢有游

女不可求思又肅

功之事煩

辱者也

肅兔置施於中林趙武夫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

兔置施于中林趙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

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

曰內謂諸夏也於善本有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

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翰曰言

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善曰論語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

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說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善曰琴操曰崇侯

諸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

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共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也未盡善

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濟曰遭

蔡派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善曰毛詩之月序也故自后稷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

德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

八王康王也克明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窾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

亞圍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

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善本有也字翰

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善曰潘

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

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善本作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

度之一致也揆度也善曰文質已見上文安人已今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已而不為人也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為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齊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

傲慢以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善曰左氏傳受遺輔

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良曰

芳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曰京王廢帝遣歸蕃于齊太甲立伊

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

亳也亳太甲都也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

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

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

成王反明君之位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

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

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二祖逼禪代之

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分八百之會也銑曰二祖謂太祖

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文皇帝代祖武皇

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是其創基立

乏不二之者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

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善曰景福殿賦曰武

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武則有不二心之旨老為宗而黜六經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

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談善曰于

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善本作儉字銑曰虛薄虛談

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行身者以放

濁為通而狹節信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

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進仕者

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

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

恪濟曰望高謂不識是非但望空者而已恪謹也善曰劉謙晉

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亮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是以目三公以蕭朏之稱標上議以虛談

之名良曰言時名目三公比其蕭然自放朏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

議虛談也蕭朏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母糾邪正皆謂之

俗吏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也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

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鄭啓

出赴殊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

法理者名為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若夫

文王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

黜善本作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向曰嗤笑黜辱詬

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善曰尚書曰文

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從之塗選者為人擇官

官者為身擇利

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惡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趣

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權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而秉鈞當軸之士

身兼官以十數

良曰秉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也

善本無也字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善曰

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

越不拘資次

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悠風塵皆奔競之

善本有士字向曰悠悠遠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善曰孔

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

列官千百無讓賢

之舉

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善曰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吏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良曰劉寔字子真疾時貪競著崇讓論而時君不能省察善曰子寶晉紀曰

詩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班而不

得用

翰曰劉頌為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

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銑曰傳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

百僚多不見從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

櫛織絳金

皆取成於婢僕

向曰櫛梳也織絳理繒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為之善曰禮記

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節紵笄織絳見下句

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

中饋酒食之事也

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絳紉紃

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

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

有黷亂上下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夫父曰舅夫母曰姑反易剛柔謂陵夫

十一

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

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不善本作弗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

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

者哉韓曰不罪不非俗以爲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爲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爲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

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

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其

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鑿契

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

國之將亡本必先亂其此之謂乎也顛墜也善曰

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華從之故勸防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也

曰千寶晉紀曰阮籍宏
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
察更純賈充之爭善本作
事字而見

師尹之多僻良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也俗傳

純祖先爲五伯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此言相荅也師尹大臣也僻不至也善曰千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使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

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

功而善本無口矢將帥之不讓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

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搆南箕成此

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欽曰恃釁也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曰

紀御史大夫鄭欽上書曰戎狄疆廣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

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示

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臨見傳蜜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

向曰傳玄上書云使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克已為理

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

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

善曰于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

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

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於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

猶剋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

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

核傳咸之奏

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神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也

善曰千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

上書曰日以貨賂流行所宏深絕又曰晉襄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

論左氏傳曰取部大鼎于宋臧

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民風凶勢如此雖以中庸

之才守文之主治之

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

已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

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

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之於聲樂

翰曰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吳

李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

為之痛哭

銑曰范燮以君剋敵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上疏

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

為痛哭

者一也

又況我惠帝以放

蕩之德臨之哉

晉室禮樂崩壞賈誼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

德而臨之乎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

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姦忌姪亂

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

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懷帝承亂

善本無

得位

之亂也

賈后惠帝

謂東海王越也。善曰：于寶晉懷。

紀曰：太傅東海王越，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

虛名。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善曰：

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天下之政既已

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

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

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

南昌。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善曰：徐廣晉紀曰：太

作之合載。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猶生也。豫章，郡名。善曰：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善曰：毛詩曰：維予小，以愍懷之

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遷興遞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

正淮南之壯，咸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翰曰：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之。武帝子欽

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咸都王，拜屯騎校尉，趙王倫篡逆，章

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驕於士度

攻冏，縛於帝前，河間王顥欲廢天子，立咸都王，士度與戰，遂為顥所

誅。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善曰：王隱晉書曰：

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如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

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資害太子，趙王倫醜殺賈后，

帝詔諡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

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

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

又曰：穎字章度，封咸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

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立穎為皇太子，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

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

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顥欲廢太子，立咸都王，欲先誅又出

征連戰敗，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

走遂誅之。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劉向文。善本作：識云滅亡之

後有少而如字。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

南乃得。善本得下。明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善本有得

位於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也。銑曰：識驗也。謂驗於前事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明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

崩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

左丞相

善曰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數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

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

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

辱及身

向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建立也

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引道非道引人

者也

善本作乎字齊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引道

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

皇帝

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

於東晉也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

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本作女御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鏡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

負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布務事也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

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

九人周人上法帝學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
 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
 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
 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形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
 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
 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輶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淫其色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銑曰皇后玄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之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閨房肅雍險詖善本作險詖字不行者也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詖私謁

之心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

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儻濟曰關雎詩國風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未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求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

周室東遷禮序凋敝諸侯僭縱軌制無章良曰東遷謂平王東遷洛邑也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齊桓有

如夫人者六人氏傳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善曰左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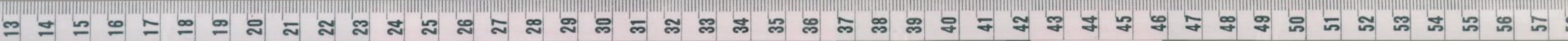
王東遷洛邑也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齊桓有

如夫人者六人氏傳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善曰左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

齊桓有

如夫人者六人氏傳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善曰左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

齊桓有



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外戎女為元妃銑曰晉侯欲以驪姬

為夫人驪姬戎人之女元大也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

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昨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終於五子作亂冢嗣

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

溝屯姬謂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冢長溝遇屯難也善曰

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

衣裳濟曰爰於逮又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失明暗之節善曰毛詩曰綠

今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

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

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弛廢也防備

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妾夫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力之切翰

號內制皆循理釐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高祖帷薄不修孝文廷席

無辨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

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天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

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

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

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自武元之後世

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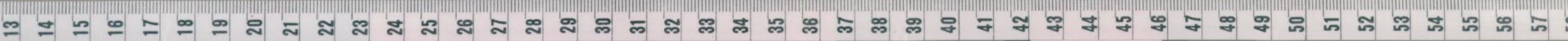
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各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姪娥容

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善曰班固漢

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妖倖毀政之符外姻

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齊曰言妖麗取幸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



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良曰言斷所雕鏤却為朴素也

園斷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竝無爵秩

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

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

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以字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

慎聘納詳求淑哲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

綵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

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曰

令善閫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沈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

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

曰田令者前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濟

帝第一令防閑未篤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善曰毛詩序曰魯文公不能防

閑文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逢切恩隆好合遂忘渣蠹自古

雖主幼時難善本作艱字王家多豐委成冢宰簡求忠

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渣蠹穢蟲冢宰大臣也重器

天子位也善曰重器神器也唯秦芊爾名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

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

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

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

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

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閭閻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

騰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

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武立之又曰靈

帝諱宏父養解清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

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喜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

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

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莫不

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定策帷幄委事父兄貪孩重以久其政抑明賢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

臺之上家纓纒紕於囹圄岸之下良曰奔帳也孩立里

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專利之深則

禍敗速至謝弼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見天下纓纒也纒墨索也紕紕也圍圜獄名善曰范曄後漢書謝

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

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玄行玄獄

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翰曰踵足也輶車轆也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

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

車純軌王隱晉書曰劉劭商賈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

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善曰

作陵還漢書哀帝詔曰尚書善曰詩書所歎略同一揆向曰詩

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宗周褒姒滅之書曰北難之晨唯家之索言此歎與漢略同一理耳

揆理也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滅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烈善本作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

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善本作篇濟曰

謂所行之事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
 正號謂嫡后其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
 他事附出害本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生非
 上有則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事之事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別繫皇后
 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
 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一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

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曄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

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

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向曰咸皆

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善曰周易曰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能之士善曰孝陵書曰其餘佐

命立功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

茂績委而勿用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

序曰申徒蟠英姿磊落潘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善曰謝承後漢書

岳楊肇誅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

為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若乃王道既衰

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

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通善本通上矣

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勳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

趙襄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善曰左氏傳寺人披

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

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荀子被廬命趙襄為卿讓於先軫杜

預曰先軫晉下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

軍之佐原軾也

皆武人崛起善本作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向

翼輔崛起也鬻販也販繒謂灌嬰也盜狗屠狗謂樊噲也猾狡也

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

穎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屠狗為或崇以連城之賞或

任以阿衡之地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平天

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故勢疑則隙生

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善本

不其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蕭

醢殺也善曰李陵書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

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翰

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臣為宰輔搢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

得通也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難縉紳先生之略術且贊曰

縉赤色紳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

謂父子相

承也漢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曰不肯碌碌反抱關乎
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
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乎

勝言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
而死者眾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所加不過善本無特進朝請而已良曰寇恂鄧禹耿弇

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漢
書曰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

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
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灋齊

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光武政平灋明得刑灋之中若格

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何者良曰蓋自

下直繩則虧恩舊撓善本從情則違廢禁典向

傷恩私以恩私則違憲善曰范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

非善本作賢參任則群心難塞竝列則其弊未遠

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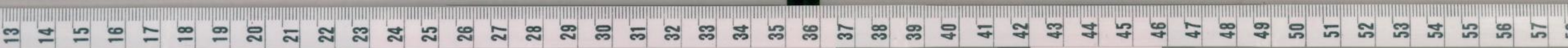
意不滿中半竝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善曰言選德弃功參差雜

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弃德竝列於朝即趙主相仍故云未遠

事相權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

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故高

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良曰秩祿



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濩言立深濩責成吏人建武

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其餘竝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

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

也寬科謂寬濩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善昔留侯以為

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善本無郭伋亦譏善本作南

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

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

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者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

反也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

乃封雍齒眾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眾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

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善曰漢書曰上望

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

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

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

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

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

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用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夫崇恩偏

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

者不其然乎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

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

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善

穎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

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

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

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其善

無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無次云爾濟

係繫言以次第

繫此篇之後

宦者論一首

良曰周以為闈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之尊

重故集為傳
作其論云

范蔚宗

善曰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宦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善曰周禮曰寺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門為中寺侍人掌

女宮之戒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齊曰王之正內謂露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

也月令仲冬命善本無闈尹審門閭謹房室良曰闈尹主領闈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誠出入

及闈閉之屬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詩篇名巷伯宮中闈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

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

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勃貂名拔晉文公立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以難告晉侯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

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善曰左氏傳曰呂卻畏偏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拔也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二又及五十一卷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濟曰景監繆賢皆關人也

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蘭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疆盛是著功也庸功也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求入使及其弊也豎

刁亂齊伊戾禍宋良曰弊惡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刁後桓公卒刁乃殺羣吏立公子無虧齊大亂宋平

公遣奄人伊戾譚太子無寵太子享楚客于郊矣因譚太子將為亂太子死後事發乃烹伊戾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貂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洵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往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乃烹伊戾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翰曰仍乃襲因也漢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

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皆假以貂瑤之飾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假貂瑤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

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銑曰謁者官人之官善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臨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為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

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向曰趙談北宮伯子並是關人善

曰漢文帝時官者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濟曰李延年武帝時官者善同濟注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也良同善主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翰曰史游官人為黃門令著自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善曰

董巴輿服志曰禁門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

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銑曰蕭望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官以為古制君不近

又見五十五卷

又見五十五卷

又見五十五卷

又見五十五卷

又見五十五卷

又見五十五卷

又見五十五卷

刑人由是與石顯忤後皆遇譴害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
損帝德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
安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向曰調選也他士外人也善中興之初官官

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

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

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摠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

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

官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良曰言和帝

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

不軌中常侍鄭眾謀誅之惡惡也大惡則憲也善曰史記曰景帝

居禁中如序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

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鄭眾

有功遷大長秋封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宮卿則大長秋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人也初竇憲圖作不軌眾遂

首謀誅之以功遷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銑曰迄至也

大長秋封鄭鄉侯號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善本

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

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閹人兼主之也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濟曰鄧后和帝母殷眾

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善曰和喜鄧后已

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婦人執政無

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閹人以通國命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喜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閹人為常侍小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憲謂帝王灑令也言

皆出於黃門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

之隆善本作非復掖庭永巷之役職字閨牖房間善本作

之任也銑曰官者本掖庭閨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去非復也掖庭永巷皆宮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

宮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向曰孫程安帝時為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

之是為順帝曹騰定策立桓帝遷大長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

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

典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

立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載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

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

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濟曰

策封費亭侯大長秋軍梁冀專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官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與謀

令誅冀事成同日俱封侯代謂之五侯鉞斧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

桓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

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為盟

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

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

上下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官之威皆屏氣而恐善曰

曰陽球既誅王甫權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

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

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銑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

之屬自稱同也善曰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

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善本作三

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銑曰

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

自曾祖下至玄孫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

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向曰高冠長

金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善曰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

劍開焉灋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濟曰苴累

也王者以

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九稱善

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士莫不離善本作**被災毒**銑曰離逢彼加也言朝廷稱為

善曰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實武何進**崇戚近

乘九服之颯然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

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向曰實武女立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謀誅宦官為官者曹節矯

詔誅武何進妹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與袁紹謀誅中官為官者趙忠所殺成親臨誅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

運命盡手極盡也**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

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寶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

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

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

官謀泄張驤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雖袁紹**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余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支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驤投河而死尚

書曰今子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莫不芟夷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袁紹雖誅閹官之暴而自為亂故去易亂亦何云及

道也善曰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

知其**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清河王以下官者曹騰

非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魏武因之遂遷**

龜鼎銑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善曰**

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所謂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信其然善本作信乎其然矣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

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傷戶之曰吾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善本有**論一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逸民言節行超逸

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善曰易曰

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

子曰遯逃也謂公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其事

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善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

屈賴陽之高

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請屬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賴陽而堯不能屈其

志也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武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賴水之陽

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

翰曰武周武王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諫武王伐紂不從因隱

於首陽山武王不能屈其清絜清也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

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下事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或

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

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至道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或靜已以鎮其躁

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其清

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絜也善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

江海之上

濟曰賦畝謂耕稼之事憔悴則枯槁也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為人也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足而巳又曰

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曠者之所好也

豈必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

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耳

故蒙恥之賓

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翰曰

黜退也言柳下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

之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獎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

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為矣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

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

為者教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

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櫝而藏諸求

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稅蹏埃之中自致

寰區之外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蛻之蛻形

三十日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良曰浮利榮華也

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善曰荀卿

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義憤甚矣銑曰微

也向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

去之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

有餘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

勝數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攜持而去

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携而

去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

遠也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慕取也言鳥飛既高弋射者何所

何慕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

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

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翰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

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

蒲車之所徵賁彼相望於巖中矣銑曰旌招賢之表

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望巖中言多也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向曰薛方逢萌前漢之俱不就光武即位徵方方於道病卒徵萌乃辭以老耄竟以壽終善曰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呂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若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東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宇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嚴光周黨王霸至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而不能屈

濟曰嚴光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三聘而後至帝車駕就館看光光不起帝撫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良久曰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周黨隱居滎池光武系徵而至著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王霸建武中到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且竟以病歸守志不屈善曰范曄後漢書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滎池後復徵不

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綈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懷仁

良曰言光武之時群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群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

歸心者乎

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銑曰肅宗章帝也以公車特徵鄭均再遷尚書後以疾乞骸骨任隗舉高鳳直言為將作大匠後託病歸隱身漁釣終於家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東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處子耿介羞

善本無與卿相等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

與卿相等列

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濟曰高抗憤怒而不回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善曰論語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作及字同夫作者

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蓍儀封人楚

狂接輿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蓍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敘文章利害是非焉

善曰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銑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靈於萬物漢書曰凡

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

詠外發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發於

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

什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每十篇同

卷故云什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

理無或善本作或無異良曰虞舜夏禹也觀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善曰虞書

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歌已前不見歌然則歌詠所興立

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

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然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

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銑曰

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調美聲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美也言

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灋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楊斑崔蔡之徒濟曰愈益也楊雄斑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異軌同犇述相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楊揚子雲班班孟堅

師祖良曰軌迹犇行師灋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軌同犇述相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繁氣固亦多矣翰曰言文章清麗之

句時時有之蕪穢繁重固亦多矣善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善曰

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南乃以情緯物善本無以文被質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舍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

原善本作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良曰擅專也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百家之言融流即風流已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見上文廣雅曰祖瀆也
銑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好者
異故隨製作而變
善曰說文曰詭變也
降及元康潘陸

特秀
獨也
善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
潘陸之徒有文

質而宗師不異律異斑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

綺合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斑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縉繁飾
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縉

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安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
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

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良曰梁孝王於睢陽城作平臺復
道三十里招延四方才子逸響謂

枚臯司馬相如之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遊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
綴猶緝也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

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桀逸響謂司馬相如
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
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
善曰史記曰宣王濂文
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

也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
善本作此
銑曰玄道窮盛
也柱下謂老子

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
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士殫盡也

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
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
向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
善曰建武晉閔帝年號義熙晉安帝

年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盛
多也
善曰答賈戲曰馳辭

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考
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

玄珠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
於此
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問象得珠老

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
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適

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本作尔字翰曰適猶美也言皆寄道德
不為美辭者也
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

藻適麗公羊傳曰紀
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

太元之氣
銑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
文改之太原武帝年號也言叔元變武帝時文章之

氣而復舊體謝琨字叔元善曰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非作者悉化之至爰逮宋氏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
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竝軌迹範灋昆嗣也善曰
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灋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若
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濟曰衽襟也推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之妙善曰楚辭
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
宣八音協暢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
代若五色善曰周易曰象其欲使官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宮為物宜是故謂之象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
士茂制善本作調高歷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調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
篇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
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胡風之
句良曰孫楚字子荆零雨之章謂晨風飄路岐零雨被秋草是也王贊字正長胡風句謂胡風動秋草也善曰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竝直舉情非傍詩史
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竝以音律調適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銑曰靈均屈原字
禮陟配天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銑曰尚書周公曰殷多歷年所

也見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

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

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善曰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

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

誤也不然謂不如此善曰西

恩倖傳論一首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

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蹈道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小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

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傳嚴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

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

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嚴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善明揚善本作幽仄唯才

是與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逮

乎善本作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繫世農夫伯始致

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翰曰逮及

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

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鑿乃鑿療牛疾之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

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灋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

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仕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平京師且仕善本作士字子居朝咸有職業雖

七葉珥二貂見崇西漢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

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向曰侍中之官

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駮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都縣善本作掾

吏竝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竝逐才而非若晚代

用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分為二塗者也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

職庶族不涉清階漢末壅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

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

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宜取承籍之子孫也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大王肇基王迹列

徒皆世族也子曰子華之門因此相公遂為成灋自魏至晉莫之

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

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鑾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

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駕御也善曰

人才不甚懸殊故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

事俯仰濟曰言州都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善曰言法壞

又見五十六

又見五十六

又見五十六

又見五十六

又見五十六

又見五十六

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濟曰：劉毅上疏論九品之弊曰：「今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此言勢族不居下品，寒

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

非二品。良曰：「訛，偽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善曰：「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周漢之道，以

自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左傳曰：「僕曰臺臺。」隸，皆人賤品也。參差，不齊貌。言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善曰：「左氏傳曰：「魏晉以來，以貴

役賤士庶之科較學，然有辨。銑曰：「較，明辨別也。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烏邑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奧，不鬱陶而思君兮。」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空

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倖之臣也。隔，謂卿士道殊也。堦，陛闥門也。任，謂用閹宦為之。善曰：「論語晉子曰：「籩豆之事則

有司，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

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孝建，宋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始，明帝年號也。運用也。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假而刑政糾雜，理難

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善曰：「禮記月

令曰：「仲冬，少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轡。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

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轡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

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楚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我長諸百獸今子食我是違天帝若不信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以為畏狐狐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謹倭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重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未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取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外無逼主之嫌內有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寤

善本作

挾樹朋黨

善本作

政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擅也治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期卿士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

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之曲

善曰鈇鈇鈇斧也瘡瘡喻讒譖成瑕疵也第簣也言倖臣構瑕於宮曲牀簣之間使公卿伏鈇鈇於外也善曰西京賦

曰所惡成創有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簣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

下

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南金北

善曰

來悉方

祖

素練丹珀

善本作

至皆兼兩

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艘舟也練繒也珀琥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貴近臣者皆以舟車載貨而與之善曰北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末或能比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然比

今日倖臣則不能及善曰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及太

宗晚運慮經盛衰

濟曰太宗明帝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善曰聖人之法未嘗

號太宗善曰聖人之法未嘗

權倖之徒

善曰

宗戚

屬皆畏懼

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

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子小反翰曰幼主謂明帝

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剿絕也善曰六

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孔安國曰

勦截絕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

此銑曰忘殷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實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嗚

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作

述高紀第一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翰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

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寔天生德聰明文

武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剋曰武項岱曰聽於無聞

善曰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古之聰明戲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銑曰綱謂網紀也言秦人無綱紀楚謂陳涉也謂陳涉反而秦不能

誅之是綱漏也高祖因之而起也項岱曰秦重欲殘人天下叛之

故敗言人耳綱以喻網網無所成故漏也善曰言秦人不能

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向曰

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

我子白帝爲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善曰漢書曰高

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拔劍斬地地分爲兩後人來至地所有一

匣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爲地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

公旗幟皆赤粵于蹈秦郊嬰來稽首濟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良曰

善曰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軾道

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灋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紀綱

紀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

父老曰與老父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五星

合善本作畧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

野五星所生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銑曰項氏項羽

言羽初與高祖約先入關中者王關中後羽反易背約黜高祖於巴

漢之地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

昭曰畔換戰之士皆憤然於羽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

而運席卷三秦善曰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乘豐善本作

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左氏

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

卷各爭恣忘漢書曰韓侯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割據河

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

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

歸者能保父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可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善曰

翰曰股肱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善曰

肅同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

牙信布腹心良平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

用善曰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恭行天罰赫赫明

子王之爪牙又曰剋剋武夫公侯腹心善曰

明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貌

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皇皇華色盛也有光光威儀

之盛如珪如璋良曰珪璋玉名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彫

闡恣趙朝政在王翰曰闡闡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

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善曰闡闡門之內也門內恣

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亦善本作允不陽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

陽明也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

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向曰隸賤徒侶也韓信本家貧常寄食下鄉亭長故云餓隸英布少時有

亦苟

善本
狗字

盜芮尹江

濟曰豈越匿銀野澤中哉巨爲盜
吳芮秦時爲鄱陽令甚得江湖間

制淮梁

良曰驤騰
韓信所封

也雲起龍也英布封

淮南王彭越封梁王。善曰韓信初

祚惟殃

銑曰柞福
與陳旉有

也言綰德

薄而居尊位非爲福乃爲殃各也謂
凶奴也 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

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爲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

善曰漢書曰茂
五世無子國除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暗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
調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

國調兼國而盜也
精布曜魯靈光殿

善曰東觀漢記
賦序曰遭漢中微

序曰漢以炎
盜賊犇突
九縣風迴三

精霧塞

良曰九
謂昏暗

善曰三精日月

月星也。躔迴謂振動不安。霧塞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

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爲日地精爲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爲衆星

民猷謠詐神思反德大

吾本卅字

作祖誕命靈貺自甄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思復漢
室與大貲賜也言光武大受寶命

神靈賜福祿而自成也甄成也
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

咎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沈

機先

善本作
生字

物深略緯天

銑曰沈深機微略也言謀策先
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善曰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尋邑百萬貌虎爲群長轂雷

野高旗彗

蘇沒雲

向曰劉聖公以光武為偏將軍保昆陽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驅虎豹

犀象之屬圍光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盛也善曰漢書

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狗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

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斬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

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善曰王莽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鉞彗雲英威既

振新都自焚

善曰王莽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

云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向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劉庸代紛紜梁趙

良曰度劉殺也庸蜀也謂公孫述也代燕

子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邑蜀又曰上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

為燕王代即燕也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善曰三河三川

關謂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善曰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

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神旌乃顧述

行天討

銑曰旌旗也述更也言光武神

金湯失險車書共

道

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

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靈神慶福啓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善曰靈慶

謂天府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眾議西都

赫有命系我

隆

善本作漢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善曰廟謀廟筭也

揚雄連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慶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

5
30
44

六家文選卷五十五

六家文選卷五十五

六家文選卷五十五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